

# 壯遊八十年 (七)

陳 廣 沅

##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 妻姊逃婚開創風氣

土木系與我同班畢業的有趙祖康，他由南洋搬唐山，我由唐山搬南洋，兩人在津浦路錯車，素不相識。後來我在上海做事，他在上海市政府為工務局長，我們兩家都住在愚園路，他的大女兒同我的大女兒在中西女塾同學，時有來往，我們纔藉此見了面，後來纔知道他的大女兒非常前進。趙先生之未離大陸也許這是一個理由。另一個姓趙的叫趙曾珪，他是電機系畢業，比我低兩班。勝利後我在上海做事，他在上海市政府為公用局長。本來彼此沒有什麼來往，有一次有一個美國回國同學在上海做事，要買一部新汽車，在上海領不到汽車證，因為那時上海汽車太多，一時政策是不讓市民購新車。他來找我設法，我就打電話給公用局趙局長，問有無變通辦法，他說可到蘇州領執照的，我的同學就如法泡製居然如願以償。同學做事便當些。

還有一個電機同學，他比我高一班，叫王崇植。他一向在唐山開鑿礦務局做事，我們至今未曾見過面，不過當我在陳納德所辦中國民航公司為副總經理時，有人告訴我「中國今日拿薪水最高的，北有開鑿礦務局的王崇植，南有民航公

司的某某。」兩個都是南洋畢業生，一方面自以為得意，一方面亦甚以為憂！天下皆窮我獨富，豈天之降福於我哉！從此生辭退之念。後來閒居香港，老同學侯家源為臺灣公路局長，曾來信召我，謂同學王崇植先生推薦你做某某職務，月薪美金二五〇元。我接信後不勝感激，但再一想，當時一個部長纔拿幾個臺幣，而我拿美金，又入一矛盾中，不可為不可為也。覆信婉辭，對王崇植兄之愛我之誠至今不忘。王兄已在臺故世多年，人生遇合之難有如此者！

在上海我沒有多少親故，先父有一房家眷由長沙移來。她原是先父朋友家的侍女，因見先父遠離家鄉無人侍候，即贈以為妾。此人原姓蔡，先父介紹給我時，稱為蔡姨。蔡姨湖南人，一口湖南話，到上海時已生有兩女名廣濶、廣漣，住在租界上一所弄堂房子裏，一樓一底有廂房。我曾去過一次，家裏雜亂得很。此外尚有一位妻姊叫王靜貞，在北四川路底虹橋路紅十字會醫院做護士，她獨自謀生，甚自由。我去看過她一兩次，距學校甚遠，要乘兩次電車，來去要花兩個鐘頭。此人是時代的前驅，她是我記憶中第一個逃婚者，她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姨母梅家的兒子訂婚，梅家是仙女鎮有名的老鄉紳之一。那時的風氣大家都吸鴉片烟，一家之中有幾根烟槍是

平常的事。且當革命黨到處鬧事，有男孩子的就怕他們加入革命黨，有株連父母弟兄之禍，於是家家設法叫兒子們吸鴉片烟；一吸上鴉片烟，不但他們本人無心革命，就是革命黨也不要他們。做父母的以為此計最上。這位梅大少爺就順命吸烟，一無所長，更不事生產，這位靜貞小姐就打了主意；自己不便提出退婚，就藉詞到上海楊千里家探親。楊千里的太太與靜貞小姐的大嫂子為姊妹。既到上海，楊千里太太就介紹她到十字會醫院學護士。一有着落就不再回仙女鎮，而梅家於無法之中，祇求退婚另娶。此在仙女鎮為創舉，那時為民國四五年間，亦可謂開風氣之先。我到上海時，她已畢業做正式護士了。幾年後又由楊家介紹同一位中國銀行的職員結了婚，一直住在上海。

### 有無本領當場試驗

五年大學教育至此告一結束，得了科學學士位。自問所學何事？國英算三門總算運用自如；工程力學、材料力學、工程材料學，雖亦瞭然於胸，但如不入工廠設計新機件，祇有担負工程教育，造就工程人才；至於專門學問祇能運用於機關車製造廠，或鐵路機廠。中國向無製造機關車

之廠，當日選學時以為學成後中國自會設機車製造廠，事實上迄無其事。記得有一次去鹽業銀行看先父時，倪行長看見我就留我在行中吃午飯談話。他是先父的表兄，我稱呼他為表伯，他問我後計如何，我說出洋事尚未有着落，擬先在上海找些事做，否則去揚州母校教書，因為他們已曾派人來接洽，我尚未決定。先父當時就說「先找個事做，做事後，你就得負責家用。」責我無旁貸，隨即答應。我當時有一母一弟一妻，生活費有限，但須先找事做。

有無錫吳姓者在上海開了一個機器廠，專為各紗廠製造修理配件。他到學校裏找一位機械工程師，學校將我介紹了去，我答應了試試看，月薪六十元，住在工廠裏，在工廠裏吃。學校手續辦完後，即到機器廠報到，吳老板介紹給翻砂廠、打鐵廠、機器廠三廠的工頭見面，另有會計、跑街、庶務等職員。廠址雖大，但在租界以內，機器多人多就覺得擠滿了。工人以學徒為最多，工資少而指揮較易。跑街的就是到各廠洽接館生意的，他的關係最大，所以老板對他十分優待。我進去的那個週末，老板在館子裏請客，將各紗廠的關係人都請了與我見面，有兩桌之多。入座後即紛紛叫條子或名叫局，即向各妓院叫妓女侑席，他們也替我介紹了一位，我莫名其妙。祇見女人到後。就在客人後設座坐定，先依次唱幾句曲子，然後為客人猜拳，代客人飲酒，就是不吃菜；菜是敬給客人吃的，吃完了，他們又在館子裏打牌。他們當時知道我是一個一無所能的書獃子，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嫖妓。他們心目中必以為此公生無樂趣。

原來這工廠專代紗廠做配件，紗廠機件常常消磨太甚不得不換新件，原件送到工廠來，即以原件做模型翻砂或打鐵，做成後在機器上鏤、鑽、打磨，再經檢查即算完成。我到各廠巡視，我覺得各個大小工所做的工作，都比我有經驗。有許多

機器工、翻砂工、打鐵工，我就不會做，學校工廠實習完全不能生產。但將成品檢視時，覺得有幾件有砂孔不應交貨，但工頭用些脂油一抹，砂孔完全不見。我向老板報告，他說他們能交貨對付過去就行，又說紗廠收貨員都是好朋友不會剔除。原來他們以交際補工作之缺陷，又生意以賺為主，其餘均馬糊。我知道我的生性不合而且住宿處狹隘，空氣污濁，晚間外面聲音嘈雜無法靜思。做了一個多月就辭職回仙女鎮聊作休息，並與揚州中學母校接洽暑假後教書之事，結束了五年大學生涯及一年上海生活。

### 江蘇師範八中任教

大學機械科畢業為科學學士，在前清相當於一個舉人。中學是多麼大的一件事，在家門口要張貼報條，鄉人齊集恭賀，名曰「開賀」。舉人開賀可收集不少的禮物錢財，同時地方官吏要上門投帖，一時名利雙收，此後就列為當地的鄉紳，為鄉人排難解紛，「說屍打骨」，魚肉鄉民，了不起！

我這大學機械科畢業生到機械廠碰了釘子，才知道所學非所用，一肚的公式算法無法運用，對許多實際問題不知如何解決。

為今之計，先拿我之所知以易取生活之資。最有把握的是教書，適此時母校江蘇第八中學（其前身為兩淮合一中學）也在找數學教員。我以前在校所崇拜的三角教員陳容甫先生（南洋同學）為教學主任，校長為葉貽穀先生（葉秀峯先生之尊翁）。我回到家到揚州見他們時，他們都極表歡迎。當時決定我教幾門數學，月薪六十元。

開學後方知我所教者為算術及代數，代數輕而易舉，算術却為我最不拿手的。祇有硬着頭皮從頭學起。那知道這一年教算術的經過，使我學到教書的方法。原來數學各科以算術為最難，牠沒有公式可演繹，完全靠自己的了解。中學一年級的

學生纔十二、三歲那有多少理性。做教員的要由極淺的事物引起他們的興趣。再抓住了他們的一點點悟性，從而提高掘深以使其了解。

譬如四則問題中之雞兔同籠問題、水管放水問題等，我先得細細解釋清楚，然後小學生方能自己解決問題。講時全堂靜寂三十幾個小面孔上眼睛直瞪，小嘴張開，全神貫注地聽講，講完了，聽見全堂一聲長嘆，鬆了一口氣。

現在我纔知道教數學的以及一切科學的幾個過程。第一步，你得先懂。第二步，你得記得你所懂的。第三步，你得說明白你所懂的。第四步，你得使你的學生懂得你所懂的。那才是你真正懂得你所學的。

在大學讀書時常常解釋功課給同學們聽，那是學習教書的第一步。我們經驗中看見過許多教師們拿着書讀着講着，那時他們自己都沒有弄懂，即使懂了，也不記得他所懂的，所以講解不能頭頭是道，更不能前後聯成一貫，所以學生們不能瞭解。我這一年實在用了不少功夫，也學會了教書技術。「教學相長」實在不錯。

當時同事的教員有董憲，他教理化，也是南洋同學（交大以前的同學，都稱南洋同學），為同學所愛戴，他口若洪鐘，我在隔壁講堂上就聽見他的大聲音，他的聲譽與陳容甫齊名，比我們昔日的大聲音好得多了。我們教員的宿舍是左近的民房，很寬敞，我與教國文的高郵人高超同房，董與另一同事住隔壁房間。每日三餐由學校廚房送來，早餐為稀飯油條或饅首，四個小菜碟子。中晚皆為四菜一湯，豐美得很。每月房飯費十元，公道之至。每日下課後先生們都在宿舍裏改卷子有的改到深夜，那時候國文先生每星期要學生作文一篇，數學先生每天要收學生作業改正，辛苦得很。

### 兼教力學收入甚豐

年假後第五師範學校校長任誠(孟閑先生)要我教力學。他在師範學校開了一班深造班，將以前畢業的學生後來已經教小學的先生叫回來再教育一年。物理要教力學無人教，叫我兼課。我在中學已滿載，他們學生願意在週六週日上午上課，我每天去一個上午教三小時課。沒有相當課本。我講，學生記筆記。這一門不比算術，是我的拿手好戲。因為幾年大學大部分在研究力學，運用力學，無日不在力學中生活。所以上課不用準備而講得頭頭是道。我看這些大人們同算術堂上的小孩子一樣張嘴瞪目地在聽在寫。我講三小時不停。他們學生告訴我，他們聽得過癮。第五師範學校在揚州西城根大任邊，而第八中學在東門大街羊巷裏，去一趟要穿城過。祇好坐東洋車去，也跑得好頑。路上要經過小東門，那是一個城裏的城門，將揚州分為新城舊城，這門較大城門小些，可是來往的人甚多。揚州人形容人多擠壘時就說「小東門，人碰人！」。

以前未兼師範課程時，我每隔一個禮拜回仙女鎮家裏看看，每次行程或騎驢或乘東洋車。東洋車最快，以前讀中學時，祇須一小時就奔完了十八里。此時不同了，因為原有四道大橋即七關子，頭道橋，二道橋，萬福橋，此時頭道橋壞了，要用擺渡，而萬福橋也年久失修，大一個洞小一個洞的，不能走快。快的一小時半，慢慢的兩小時也就到了。此時小弟弟已在識字了，老太太身體好，就望添孫子，而我妻身體亦好，但無喜訊。

我的收入原祇每月六十元，第五師範兼課後又另加卅元，濶哉濶哉。我的用度除自己食宿十元外，每隔一星期與同事同到教場街打牙祭大吃，每人攤約二元。家用父親原給母親祇每月約十元，我仍讓母親當家，每月給廿，皆大歡喜。我仍有餘錢，就開始抽還姨父嚴蔭生以往每年所墊之學膳用費，計四年所欠不足一千元，我決定每

月還卅元，擬三年還清。以此為例，資送子女或資助戚友入大學讀書，單以功利言，確是一種有利的投資。不但畢業後三年內即可將所投資本還清而其個人之生活程度不知提高了若干倍。

我的小小成功不知不覺中就影響了好幾個後輩。第一個是我家房東冷杏田的兒子叫冷大章，交大畢業，他父親原為木行經紀，每年所入不足養家活口。他畢業後做了工程師。第二位是我的乾兒子(寄子)張恩沛，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做事，他曾來看我，據說已在交大畢業成為工程師。第三位就是我的外甥李兆源，他的父母朝夕教訓兒子要向我看齊，隨時要向我問長問短，結果他在交大畢業為工程師，在中國內地大學做數理教授。

張、李兩家各有故事可講。張恩沛的母親原是我家鄰居孫家的大小姐。孫先生原為木廠商，生意發達，甚為富有；得發後買了我家北邊的房子。那房子格局甚好，座西朝東，高門樓，由街道進門須上台階五六步。內裏是一個大四合院；前後相對各有三大間，兩邊有廂房連接。進大門右手有一大間書房，與裏面相連。他有一子兩女，太太是舊式婦人，兩女生得甚靚，均裹了小腳，甚整齊，兒子曾讀書塾，女兒未讀書。一家生活甚優裕。據說那住宅是凶宅，對住者不利，住不久兒子結婚，大女兒招贅一個女婿姓張，仍甚平安。祇聽說婆媳勃谿，誰也不管這些閒事去問長問短。一年夏天，孫先生忽然病故，接着兒子女婿都病故，一家贖了三個寡婦一個小姑子。孫家沒有添孫子，張家倒有一個遺腹子。後來二小姐嫁到揚州城裏去，家中就剩了三個寡婦同一個外孫，這外孫就是我的乾兒子張恩沛，他在交大畢業後成為工程師，負起孫張兩家的生活責任。李兆源的母親是我二房裏的堂姊妹，她嫁給李星五為妻。李是一個推拿席的手藝人，後來漸漸進步與人合夥在仙女鎮開織店，又到河南開織

店，弄得甚好。我的姊姊生了三個兒子，一心要叫兒子成龍，每叫我指教，並要他們向我看齊。後來長子李兆源在交大畢業。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善後救濟總署做儲運所長，李為蘭州西北工學院教授，到上海來向我要事做，我叫他回去做教授，那是有榮譽的長事；善救的事是暫時的，並無前途，他當時頗不高興。他有兩個弟弟叫兆槐、兆鼎，都在浙江大學畢業。

以上幾位都是受我的影響。當時對我發生影響的有兩位校長，一位是八中校長葉貽穀，他是揚州耆宿，工詞賦，喜吟詠，曾任江都勸學所長以嚴厲名。當時各小學不能按時授課，偶遇風雨，寂無一人，葉每於風雨中或大雪紛飛時，破曉而往，雖隔數十里非計也，凡曠職者必停聘，風氣為之一振。余與其長子為同學，曾到其家訪問，所居簡陋。而客廳四壁圖書，琳琅滿目。一位是五師校長任孟閑，他是五短身材，淮安人，在揚州為客居。於西城某巷購老宅。有弟名任訥(字中敏)北京大學畢業，為詞曲專家，其書房中聚無數線裝書，每日在其中吟詠，頗得其樂，言語頗幽默。他常說詞比詩說得有勁，曲比詞更說得有勁。他舉個例說，有一對小夫婦鬥嘴，小娘子不讓小丈夫上床睡覺。她說「從今後，不許你上我的床來睡，就是上床來，也是各人蓋着各人的被！」可以想像她說得伶牙俐齒，斬釘截鐵，冷雋不禁。可惜我沒有學過元曲，也沒有向他討教些曲學。我至今找不到這首曲子的出處。而天涯遙隔，音訊不通，否則還可以問個明白！

孟閑先生喜穿大禮服戴高禮帽，革履手杖，躑躅街頭，不知者以為係日本人賣「仁丹」者。他是日本留學，專攻數理，歸國後與上海教育會之聞人相周旋，在全國教育界有聲譽，其治事也勤，其對人也敬，其爭權也猛，其奮鬥也不留餘力，江都以北各縣市之中小學教員都是他的門生弟子。

### 交部選派赴美留學

在母校教書不足一年，已有自覺不求上進之勢，春間忽接交大滬校轉來交通部令，派我赴美深造。自然喜不自勝，當與兩校長洽商，他們都鼓舞欣慰，我自己反而徬徨不知進退。明知此為畢生機會決不可失，其學費旅費均由交通部擔任，其待遇得未曾有。但回頭一想，父親叫我養家，我一走何人代我養家？有此消息反而添了悵惘！不一日又接交大滬校轉來北寧鐵路局令，派我去北寧鐵路唐山工廠實習，月薪六十元，並說明赴美後即留薪備作瞻養費之用云云。有此辦法後，方決定去美，並復函北寧鐵路局准七月一日到差。六月上旬，兩校都將我的課提前作結束考試。六月中各事完成，各方有送行宴會，又到仙女鎮將內人接來與諸同事見面作別。六月廿日左右又上征程，此次乘火車有北寧路發頭等免票，平步登天，好不快樂。由家中乘火輪到鎮江與以前一樣，上了滬寧火車就坐了頭等，覺得非常豪華。由浦口乘津浦鐵路頭等臥車到天津，開車後在自已房間內看看書報，吃飯時到頭等餐車吃飯，西餐三道，點心一道再加咖啡，真是非常享受。自己不知何解，祇有解釋為國家為養仕而禮遇少年學士，盼將來為國宣勞也。

夜車晨到天津總站，即到北寧鐵路局報到。號房報入後回來說，請到機務處見孫處長。原來孫處長就是唐山同學孫立己的尊翁，我與孫立己甚要好，孫處長已有前知，見面後備承優渥，囑明日即可攜件去唐山機廠上班。當時問幾時赴美，我謂未曾決定。他為美國留學生，深知美國情形，他說美國學校九月或二月入學，本年九月趕不上，但須年底趕到，以便二月入學。我問學成歸國後是否仍到北寧服務，他說「陳先生，回國後，你的局面大改，決非今日所可預料，好自為之！」又問幾時可以離開唐山以便赴滬預備出洋手續。他說「你報到後，就是路員，路員奉部令

出洋，可以隨時離職，遺薪由家屬領作家用，但由何人領薪須辦妥手續。」我當時尚不知如何辦理，只好等等想好辦法再說。第二天就乘車去唐山機廠報到，在機廠實習。此廠在中國鐵路中為最大最完備者，能自造機車，其次為津浦之濟南機廠，再次為膠濟之四方機廠，再次則為粵漢之株州機廠。當日由工務員陪我參觀。全廠有翻砂、打鐵、機器、油漆、木工、裝車等各廠，盡一日之功，未能看完。派我先在裝車廠實習，此路為英國借款建築，有許多英國人主持，廠中各廠主管工程師都為英國人。

### 蒙葉恭綽部長召見

赴美只剩兩個月，有交通部令部長召見。九月初到北京住姨父嚴蔭生家，不免又有一番慶賀勉勵之辭，以前的女朋友鄧三太太已回南，周秀琴女士仍然如舊，對學生運動十分興奮。嚴仍為主計科長，其上司電政司長仍為周秀琴之父，交通部長召見，自然由他們二位佈置時間與地點。到期就在交通部部長室謁見。先由育才科長帶入候見室，由室中傳達報告部長室，不久即由傳達帶我去部長會客室等候。會客室甚大，具一拾數椅之會客佈置者有六七撮之多，每一佈置皆係大理石椅子，絨絨綢絲椅，形狀顏色各異，看上去非常調和而悅目。葉部長恭綽（玉虎）出來了，先到別一桌晤談，我看他，人甚矮小，着長袍馬甲，雖在一室中，聽不見他們說話聲音。不足半小時即到我處，他說的是廣東官話。他叫我的名字說他此次派我去美國，對我的希望甚大，要我學些本領回來辦好鐵路以交通救國。國家多難，每個國民有救國責任，而受過高等教育的，責任越大。說完就立起來向別個客人那邊去。我出來後就到嚴科長周司長處報告，再到育才科長處，問如何辦出國手續，科長當時吩咐員代辦出國護照，並囑咐一二日內即帶我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船票已由育才科代辦，俟我到上海辦理行裝

及訂定船期時，即通知育才科再將船票及治裝費二百元匯到。當時即將我父親的銀行地址告知以便通訊。一切完備後即回到嚴府等候消息。三四日後嚴科長得育才科通知叫我次日一早到科，由科員某帶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美大使館在東交民巷，我去時求簽證者祇我一人。經問明姓名年齡後即蓋章放行，毫無囑囑廢話。我心裏想原來辦護照出國就如此容易！殊不知後來在香港再謀攜眷出國時就一等十年之久，此一時彼又一時也。手續辦完，即擬返天津，到北寧鐵路局報告機務處孫處長。我問幾時可以准許返滬辦理出國行裝及手續。他說：「現在你已見過部長，部裏已經代你辦了護照，我們這兒對你無理由羈延你的行期，你要幾時走就幾時走。」我將我的月薪每月分寄仙女鎮我家及長江沙洲上嚴家的手續辦清後，方可離津。路局的薪水按月照發，但我不在家時如何分寄兩處呢？我在北京時聽見姨父說過，我的表兄郭漱堂已由姨父派至天津電報局為會計。我到津後就到他家談談，他住在英租界耀德里有一妻一子一女，甚安逸。我就告訴他，我要出國，出國後北寧路薪水可收作家用，擬請表兄每月代收寄。表兄嫂隨即答應。次日我就擬好呈文並將郭表兄帶去見孫處長。孫處長即請會計處長來吩咐辦理手續，因為此時孫處長已升為副局長兼機務處長，所以他將我的呈文批交會計處辦理。我們隨着會計處長到會計處，由郭兄簽一姓名作為存證，以後就憑他的圖章簽字，領我的月薪，再由他分寄仙女鎮及江洲兩處。手續辦清後我就回唐山準備回南。

回到唐山先到母校看看諸位老師說明秋後去美，老師們看慣了這些事，沒有什麼興奮，倒是那個擺小攤的趙掌櫃的，推着滿臉的笑，兩手在胸前作拱說：「恭喜恭喜！居然熬出頭了！」我也覺飄飄然。

### 參觀唐山市兩工廠

唐山除鐵路工廠外有兩個大去處。第一是開灤煤礦，第二是啓新洋灰廠，都是中國有名的生產大廠。在唐山讀書四年沒有去參觀過，此時就要出國，將來回國有沒有功夫去參觀，沒有把握，所以在回國以前必須去參觀一次。那知道挖煤是要乘升降機到地裏去挖的，看上去那昇降機非常粗糙而骯髒，實在不願下去，但事已至此不能回頭，硬著頭皮與許多黝黑面孔穿著油黑衣服的礦工一齊下窟窿。到底後有電燈照明，有鐵路四通，由嚮導帶着乘了一個小電車去處而去。停下來見礦工用鐵鍬攪煤，也有用電鑽鑽孔的。據說孔鑽好了，將炸藥灌進去，到有相當數目的炸藥孔時，就由砲手用電池開炸，炸得許多煤與碎石夾成一大堆。工人們將煤石分開，煤上煤堆，石上石山。在裏面並不覺煤氣逼人，但出到井口，才知道外面空氣新鮮而涼爽。而此一進一出，滿面滿身都是煤灰；到會客室再由當事人請到洗手間洗手洗面並撲灰。

啓新洋灰廠是中國第一座製造「水門汀」(Cement)的廠，規模極大，其出品為中外各地所需要。其主要成份為石灰石及黏土。唐山鄉下到處有這兩種原料，所以在此設廠。法將此兩原料按比例混合後送入窯中用灰屑燃燒成餅，然後將餅磨屑即為洋灰。唐山所出為最好的 Portland Cement 所謂窯就是一個最大的圓鐵筒，大約有七、八呎直徑二、三十呎長，火在筒內燃燒，筒在架上旋轉，所以混合物燒得均勻而不致結成大塊。此時心情就要趕快回南辦船位及行裝，工廠實習一層早已置于度外，工廠管理方面，雖係英國人亦不甚吹毛求疵。我想嚴家栽培我這許多年，此次出國以前，必去當面致謝並請示，方合禮數。所以把唐山行李等收拾停當後即先赴天津郭家，將行李存放他家，然後輕裝再回北京西城德福胡同東拴馬椿嚴家辭行，就留住了幾天。這幾天直奉兩系相爭大有開火情勢，日間我就偷閒到

什刹海看荷花，此時滿眼蓮蓬，少數紅白荷花，一部分葉子已破裂枯焦，想到「留得殘荷聽雨聲」句不無神往。又趕到城北「仿膳」去嚐一嚐西太后所吃的窩窩頭與肉末燒餅。窩窩頭係玉米麵蒸的小饅頭，大漢們吃來一口一個，如果請梁山泊諸位來吃，他們一定一口吃幾個。有點黏，有點甜可以當飽。肉末燒餅，就是尋常有芝蔴的油酥燒餅，夾著醬炒瘦肉丁，香脆爽口。原來皇家飲食不過如此。最後到皇城後門所謂大內裏參觀一下，見有皇帝太后所坐的硬椅硬凳，以及所睡的硬床硬舖，想當日皇帝所享受者不及今日平民之舒適。

晚間到嚴家，姨父已下班，他說北寧鐵路已停車，因為直奉雙方在鐵路左邊開火。我這一聽，有點抓瞎，大有回南不了之勢。姨父又說京奉（即北寧路）路為通京之惟一鐵路，當日與各國所訂條約有一條規定，此路不能一日停開，現在東交民巷正與中國政府交涉中。當晚在家吃飯，飯後向姨父、姨母感謝其助我讀書之盛意，所借鐵固可按時還完，但這番盛意為畢生所不能忘。以後在美如有所需，請函告當如命寄回。當時謙讓一頓十分和諧。

三兩日後報載次日有國際列車自北京開往天津，火車頭上掛萬國旗，直奉雙方軍隊對此車不加砲擊。當晚姨父一家還有三舅父一家同到東城全聚德飯店為我送行。又吃了一頓脆香的北京烤填鴨，及鮮嫩的美蓉鷄片。第二天一早到前門外東車站上車。車上乘客甚少，有許多位外國人來來去去。車行甚慢，看車頭上萬國旗飄揚。車到廊房站，大家緊張，開行後，向那面張望原來兩軍即在此站左近東西對壘。彼此對峙之直線與鐵路成正交。兩方旗幟鮮明，帳篷及砲位整齊，並未開火。過此後車開較快，午後一時許，車到總站，余即下車奔郭家，又住一夜，與表兄表嫂話家常，第二日一早乘津浦車南下。此時仍用頭等

免票，沿路無話，到德州買燻雞吃，又爛又香又便宜，一元四隻，真價廉物美。過濟南過徐州直奔浦口。過江乘滬寧車到鎮江，再乘小輪到仙女鎮。離家不足三個月，似乎景色已非。河行風平浪靜，兩岸柳暗花明。船上岸上人，人人笑眼迎人，都成了羲皇盛世之熙和氣象。到家後祇老母一人，小弟上學未歸。妻不在家，說到東鄉姊姊家去了，不免與頭上遇了一盤霧水。勉強與老母說明出洋經過及家用佈置，晚間早早就寢。

王家大小姐嫁與東鄉朱家伙劉家莊一個姓朱的。朱家伙是大戶朱家的根據地，全莊都姓朱。住滿了，移向西邊的劉家莊，我的大聯襟就是朱家的一伙，溢住在劉家莊。朱家伙裏的大戶叫朱實生，家有四千畝田，妻妾使女齊全，我的聯襟祇有四百畝田，自己以為是窮措大。這位親戚沒有見過面，東鄉也沒有去過，所以第二天起來就打算去東鄉接太太。當與母親說明，就到三間橋上問明車伕們誰去過朱家伙。有一個去過，並且認識劉家莊朱家，就講明價錢向東而去。走到仙女鎮東頭都天廟已到大路，就坐上兩把手的小推車。就聽牠嘰嘰唔唔地向東滾去。大概只有十幾里路兩個鐘頭到了。當時找到朱家，進門就看見姨姪女。她認識我，隨即跑回家去找人，一時人都出來，有我的太太，她的大姊及姊丈，還有侄男侄女及傭人等鬧了一頓。原來莊門口有一大廣場叫打麥場，一進門是一個天井，天井後有三間大廳，堆了些農具，這是堆稻麥的地方。再進為三間正房兩廂房，左偏書房亦為帳房，我的聯襟在這房裏攔了一張床。窗明几淨非常軒敞，這是新造的。正房一切都是舊房，非常幽黯，不舒服。當時就鬧了要打麻將，我那時真不會打，他們一定壓住我打，我就開始了打麻將。在麻將桌上就談起東家長西家短了。

土財主買官的故事

據說那個大戶朱實生是他們的本家，他有錢、年輕，常到揚州去頑，帶回來一個姨太太，又與侍候他們的小丫頭發生了關係，就收房為二姨太。在家無事就抽起鴉片烟來，烟床上瞎想做官，於是帶了兩個姨太太去北京找官做。去了兩三年，沒有找到官做，田已賣了好幾次，現在祇贖不足三千畝田了。結果弄到山東什麼縣的縣長。他最高興做縣長，縣長有權可以支配富民，可以坐堂審案，好大威風！那知這一縣長是山裏的縣，沒有許多人，更沒有許多田賦，窮得很。縣衙門的房子都是破破爛爛的沒有錢修；差人衙役又不敢多用，沒有錢給薪水。弄得二姨太太自己帶秤上街買菜，這位縣長不但賺不到什麼油水，還貼了不少錢下去。現在這個官做厭了要辭職回來休息，這是鄉下有錢佬的下場。

下午我要回家，他們一定要留住一晚第二天走。晚飯做了不少的菜，都是魚肉雞鴨之類，可是飯裏有蟲，我真不願吃。看看我那聯襟吃得香噴噴地連蟲一齊吃，毫不在乎，原來田裏出了米，存在家裏久了就生蟲，賣也賣不出去祇好自己吃。自己不吃，家裏上下更不吃，不得不閉住眼睛往下吃。他說，蟲是吃米長大的沒有關係。鄉下土財主的生活也有非一般人所能忍受的。第二天一早由他家的長工推他們自己的車子送我們回家。過了不到一個禮拜，家裏坐不住，又去上海辦事。

到了上海先到母校交大問消息，本來畢業機械科第一名為鄭泗，奉派去美國深造。又有茅以昇的兄弟茅以新自費留學，與我們同時走。大家都要趕上二月開學，所以就訂了威爾遜總統號頭等艙位，十二月中旬開行，一九二四年一月底以前可達。所訂艙位我與茅以新同房，鄭泗與另一位同房。校方並告訴我，南京路新新公司西偏有一家服裝店，專門辦理出洋衣着，鞋帽、手提箱、大鐵箱、雨衣毯子俱全。須早去接頭量西裝尺

寸。我們平時除穿操衣外未穿過西裝，於是到該店量身材挑式樣。忙了一兩天方才定頭，到父親處問安，他說前幾天交通部匯到置裝費二百元。在上海已無正事可做，茅以新約到南京他家玩一兩天。他家住在南京中正街，開交通旅館，城裏一間，下關又有一間，為舊式旅舍，開了不

少年，由他家老管理。老二就是茅以昇，老三是以新。以新已結婚，其夫人為交大同學陳章的妹妹，端莊靜嫻，一對玉人。父母健在，老爺爺方面大耳，一副誠篤相，宜享壽考。次日我又辭別回仙女鎮。到家就知道本月薪水已寄到，這條路已開始發生作用，此心甚慰。

# 拉丁美洲見聞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

，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

(二)爪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薩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

(五)尼加拉瓜暴富記(六)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七)美人窩失

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八)巴拿馬的食肉蝶。(九)波哥大歷險記。(十)

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二)烏拉

圭美人遲暮。(十三)聖保羅的僑情。(十四)海灘、足球、森巴舞。(十五)荒原上的

螞蟻雄兵。(十六)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七)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

情畫)(十八)黑人島——海地。(十九)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

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

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

，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